

## 鲁敏

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流。这个比喻太通俗了,我们总是随口这样讲讲,并不能恰切地意识到其中壮阔又哀伤的行进感与终极意味。河流的最初发源,是雨水与地水的蓄积,原地打转的旋涡,所遭逢的变道,与其他河流的汇聚或分散,多么像命运的组合变奏。而河水的湍急或平静,深流与宽广,又多么像命运所映射的面孔以及它背后无法诉说的生之况味……把取景器骤然拉近,对准长河中某一缕光线下的水草,水草间的纹络,纹络里的芥子须弥。

2018年秋,45岁的我,考入了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。何以如此年纪重回校园,稍微讲一点前因。

我初中毕业后没有念高中,而是考到了江苏省邮电学校。我小时候念书还可以,中考时数学只扣了一分,总分是盐城市第三,但当时的苏北农家子弟,首选总是中专,老师也会诚恳地主张,女孩子嘛,到高中脑子就不行了,而邮电业那时是“铁饭碗”,又能一下子解决城市户口。初三毕业的暑假,家里请老师来一起庆祝,我却赌气躲在蚊帐里,死活不肯出去谢师,觉得他们所吃喝掉的,正是我的远大前程。四年后我邮校毕业,18岁就开始工作,但总觉得自己先天不足,在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上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。

故而,刚在邮局工作的那几年,我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全都用在代偿性和自主色彩的再教育上,一路读了两个大专,又读了一个本科,加在一起四十多门课。那时的补习班统统是晚上授课,以方便我们这样的青工与小职员。夜色降临,大家从各个角落匆匆奔来,南师大的阶梯大教室总是坐得满满当当。散发消毒水味道的护士,衣服上带编号的工号,用记账本抄笔记的小出纳,大家怀着朴素的“奋斗”感,抵抗着劳作一天之后的疲劳,相互不太交流,下课即散——因此可以想见,2018年有了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作办学的这个机会,我是怎么样跃然又炽烈,似乎半辈子的寄托都有了应许:终于,我可以有“我的大学”了。

# 我的大学

这个合作班其实是一个老模式的接续,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,两家就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(挂靠文艺学)的硕士研究生班,主要面向写作者,当时招收的学员中有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迟子建、毕淑敏等。他们那一辈,已成佳话乃至传奇,相形之下,我们实在都只是小兵拉子,年纪却都不小,以我们班(2021届)为例,有一小半都在40岁以上,实在是老学生了。

开学之初,我们借着英文课上自我介绍的机会,用20%的结巴英文加80%的中文一吐心迹,果然,大家的心思几相近,对“上学”一事,皆有着得偿心愿的感慨。为上这个班,有的连考两年,有的不管不顾辞掉工作,有的丢下升学考试的孩子。然而,都是值得的。不仅北师大的师资与课程向我们全部敞开——如李山的中国文化史、方维规的文化思潮研究,更不要讲“亲老师”张清华、张柠、张莉在各自专擅领域的专业课程,还有贾平凹、李敬泽、邱华栋、李洱、祝勇、周晓枫、徐则臣等著名作家的文学课,皆十分结实饱满。除了北师大的专业导师,鲁院与北师大还为此研究生班延请了一批名家名师担任校外导师,如苏童、格非、徐坤、欧阳江河、西川——我们就像被丢进米仓粮行的饥饿者一样,真是来不及吃了!

我与黛安、林苑中等几个学生的校外导师是格非老师。我们总是各自跑完当天的选修,再相约着奔往清华园,拐七拐八地,在浓郁摇摆的花香中,一路摸到胜因院21号,格非老师所在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。师生对面坐下,格非老师以他一贯的样子,略微斜起脑袋,忧心忡忡似地,以书面语皱眉而谈,“其实,弗洛伊德关于‘死亡本能’的理论非常重要……”

为了往返各处赶课跑课,咱们这帮子老学生可谓兴致勃勃地披星戴月,地铁、公交、单车、步行几个模式无缝切换。男生会替女生多拎一程子的书,女生会在包里备一双好走的便鞋。晚间回到老鲁院宿舍楼,大家又会铁人三项一样,进入到阅读与写作的比拼环节。一头卷发的舒辉波原来就是中文系高材生,是我

们的学习委员,特别用功,把老师提及的书目尽可能地延伸阅读。杨遥身为班长,一边操心班务,一边埋头猛写长篇。林东涵满校园地跨专业加课蹭课,而且超脱地不图学分。王海雪则对英语起了野心,赶课之余,边啃面包边啃英文……

这真的是一场战争,对面不是敌人,而是广袤的、迷雾般的古今文学理论与中外经典原著,而这边呢,除了弱小无助可怜的自己个儿,所幸还有耐受力极强的诸位导师、鲁院强大而温暖的后勤系统、作为过来人的擅长安抚的师兄师姐、跑前跑后远程相助的学弟学妹、灵魂出窍也不忘互相打气的同班同学……每篇论文的背後,都是精彩而疼痛的九九八十一难。

听了一学年的各种课程下来,再加上那阶段的阅读,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,非虚构写作与小说写作“花开两朵”的灼灼盛况,总之最终冒到我脑子里的论文方向,是想写写这两种文体的“关系”。开题报告是张莉教授主持的,她有一种明辨秋毫的敏感,又兼大刀阔斧的气势,而张柠、赵勇、黄开发、西川等几位老师,或婉转或锐利,总川之同学们各自拖着一团巨大的乱麻上去,最后都能被三下两下地斩劈成型,理出大概的样子。

电话指导中,已无法猜测到张清华导师眉毛与眼神的具体情况,只记得他悠悠地讲一二三,结构啦,理论溯源啦,“诗性”的考察啦……中间一度十分苦闷。春节期间我集中发起总攻,相关资料在桌上地上堆得老高,我像坐在炸药桶当中,一碰就着,全家人都被我连累着,过了一个只有紧张没有活泼的年。

与论文所相伴相生的,还有另一个自选的“家庭作业”。我一直在盘算一个新长篇。这个长篇已考虑了好些年,小说主旨、整体故事线,与主要人物都在肚子里,算是随时可以开始,但总感到少点“什么”。

那段时间,张清华老师在课上多次跟我们提及张京媛主编的《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》,它以散松无羁的维度开辟了后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向,尤其是介绍了海登·怀特关于“历史写作主观化”“修辞

想象”等诸多观念。最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:关于手中犹豫了多年的长篇,我发现我找到了那个不知是啥的东西。

对,正是海登·怀特那些听来非常“狡猾”的观点——这听起来都是讨论历史写作、讨论“非虚构写作”的,但如果运用到小说里去呢?似可创造出一种拟真材料与伪装文本的小小手段。于是就此心潮澎湃地胡思乱想起来。

在整个故事之外,我添加了一个“执笔者”视角,构成了一个煞有其事的非虚构叙事计划,一方面,可以貌似十分严谨、结实地建构本书主人公在岁月洪流中的传记式素材,而另一方面,这个执笔人的视角与立场,显然也会随着功利关系和主观心态的变化,不断地选择、重组乃至解构那些素材,呈现出个人生命史的蜿蜒之道,以及时代对个体的重塑与延展——这就是我一直不知道的、但一直在找的那个“什么”呀。

开题报告之后,2019年11月,带着虚构的执笔者谢老师,我轻轻推开主人公“有总”家的大门,室内暖气很快扑上我的眼镜片,等了一会儿,我看到有总的脸,横竖交错的皱纹中闪烁着晶莹的老年之泪,等待太久,他的时间不多了……我的小说就从这里开始了,一年多的时间拿出初稿。

2021年6月初,我们全班论文答辩统统通过,大家额手庆贺,徐可院长在鲁院为我们举办结业典礼,大家捧着鲜花在鲁院的小院子里疯狂互拍合影。此后是漫长的小说修改期,直至2022年4月《金色河流》付印出版,也算是我在鲁院北师大研究生班学习的一枚小小果实。

写到这里,又要回到开头的河流之喻了。相较于漫长宽广的人生河流,鲁院一北师的这三年,不论时间和空间上,都是相对有限的,但毫无疑问,这是带有刻度与标识的一段河道,除了信息性或物质性的、眼力可见的收获之外,它还会有着更大的隐形部分,那是大海之下的冰山,是群山的呼应与回响,是地壳深处的运动与后力,必将持久而温和地参与到河流未来的方向中去。

## 秋天和我

熊珂

瓜果香甜,属于沉甸甸的秋天。鸟鸣是丰收的歌,留在在田野间等蝴蝶飞过茶盅,等庄稼点缀大地,想起高悬的秋月,映照风韵无数。

喃喃细语,在小院里倾诉秘密,在繁华静处,敞开多情的胸怀,渴望一场秋雨,微带寒意,让灵魂更为纯粹,倾向恬淡闲适。

脚步轻快,赶在枫叶落下之前,希望走过每一条街道,悄然泪目,关于根系,秋露,流年,故乡,都藏在记忆的角落,温暖相伴,懂得珍惜美好,是对根的思恋,汇聚成绵诗语约定终身。

叶。初秋是理想主义者,它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,勇敢而镇定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寒,它怀抱憧憬,盼望更美的春天早些到来,希望来年取得更大的成功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确实,我们需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,我们需要拥有一种进取的精神。春天勤于播种,秋天才有收获。在初秋,我们已尝到了果实的香甜,我们已明白了奋斗的价值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又一场,在收获一些胜利的果实后,我们更要做好再出发的准备,如此,我们的征途才会更加地充实丰盈和愉悦美好。

## 稻浪翻涌

王优

立秋十天遍沟黄。金秋伸出修长的手指,轻轻拂过广袤的田野。苍穹之下,万物皆着了时间的魔法,渐次成熟而沉稳,日益多彩而丰盈。灌浆的稻粒一日日鼓胀起来,轻盈的稻穗一点点沉甸甸起来,清爽的绿一天天温暖明黄起来。

金风送爽,稻谷飘香。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,这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。平田,播种,育苗,移栽……那么多个日日夜夜,躬身行走于田间,冰凉的泥水亲吻过每一寸肌肤,温热的手指抚摸过每一撮泥土。天意难测的隐忧,只管耕种的执拗,不足为外人道的期盼。而今,这一切,暂告一段落。当秋风吹过田野,季节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每一粒金黄的稻谷,是土地的滋养,雨露的恩赐,更是汗水的浇灌,时间的结晶。人不弃地,地不欺人,土地最是懂得知恩图报,种子总是感念于养育之恩。春寒料峭之中擦亮的犁铧,在寂静之中深深俯下的姿势,寒星冷月之下翻开的冻土,精挑细选的每一粒种子,雨水记得,季节记得,土地记得。春耕,夏耘,秋收,冬藏,时序有常,五谷不凋。时候一到,大地便会倾其所有,回报曾经的辛劳与眷顾。

这个季节的田野,触目尽是浩荡的喜悦。翻涌的稻浪,给予肉身充足的底气。有底气,即便严寒漫漫,也不会失措慌张。金灿灿的黄铺排,蔓延,明艳而亮丽,富贵又吉祥。目光倾过来,手臂拥过来,笑声响起来。沉甸甸的稻穗羞红了,深深低下了头,一点儿都不居功,一点儿都不张扬。什么是谦逊?什么是宽广?且看秋风之中,原野上翻涌的千重稻浪!

阳光下的稻田弥漫着醉人的芬芳。每一镰下去,都是大把大把沉甸甸的希望。汗水的淬炼,让金黄变得更为闪亮。人工收割稻谷的艰辛,没

亲历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。朴实辛勤的农人,以虔诚之心,苦修之姿,谱写着专属于自己的诗行,永不止息,不声不响。珍惜粮食,尊重劳动,是我们能够给予的最低也是最好的奖赏。

机器的轰鸣演绎着丰收的盛大与热烈。收割机开过去,干干净净的稻谷吐出来。割稻,脱粒,扬渣,碎草,多人通力合作的劳动简化为一道工序,怀想了千年的神话,终于变成了现实。传统劳作的缓慢与机器收割的快捷带来的冲击仿若滚滚热浪,惊抱着那些难以置信的酱紫色脸庞。除了赞与叹,还有思与恋,稻禾的气息一样,弥久不散。越来越先进的科技,越来越甜美的日子。守望土地的人,终于短暂直起腰身,乡野的风,这一刻,吹来的是亘古未有的柔情。

稻田翻涌千重浪,无限感慨心中藏。

耕种了千年的土地,依然是最坚实的凭靠,可以种植希望,种植惊喜。劳作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村庄不再寂寥长愚昧落后与贫瘠。尽管人生依然充满劳绩,但诗意的栖居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。树绕村庄,水满陂塘;屋舍俨然,稻菽飘香。驿动的心,漂泊的魂,于每一个月圆之夜,找到回归的路。风吹稻浪,狗吠深巷,绿水青山环绕处,永远是梦里老家,纸上故乡。

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席卷一空,大片稻谷收割殆尽,剩下稻田空荡荡,金色的田野渐至荒凉萧索。提着镰刀背着背筐的农人,重又躬身于田间,每个边边角角,细细检视,默默查看。割掉遗留的稻子,拾起散落的稻穗。每一株努力生长的粮食,在金秋,都该颗粒归仓。

偶有白的麻的小鸟停于高高的禾桩,叽叽喳喳指点评说;红的黄的蜻蜓,盘桓着不肯离去,像是对逝去的怀念。土地不习惯寂寞与荒芜,仅仅几日,稻秧便自芒茬口重新长出,绿油油摇曳于苍黄的底色上。牛儿甩着尾巴,闲闲踱进秋日的画框……

## 周庄的水

吴晓波

和周庄作别一月有余了,念念不忘的是周庄的水。

七月底,顶着炎炎烈日,我和妻子怀着多年未圆的周庄梦,驱车前往周庄。

到了周庄,已是下午一时,热风似火。在一家铺面,我们稍作停顿,给妻子挑了把油纸伞。我私底认为,来到周庄,只有撑起一把油纸伞,才能配得上周庄水乡的风情。

撑着油纸伞,走进周庄,裹满全身的燥热一下被迎面一条宽若丈许、绿莹莹的溪流稀释了,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凉意。

周庄的水并不像许多人描写的那样,清澈透明见底,而是一种饱满浑厚的绿,绿得有些粘稠,绿得有些翡翠,恰到好处地堆在渠面上,缓缓地流,看不到底,也摸不透它玲珑多变的心思。

来不及揣摩水的心思,一只乌篷船摇着大橹便来了,尖尖的船头切开绿色的水面。身穿蓝色花布衣的船娘,一边摇橹一边还哼着韵味十足的腔调。乌篷船行过,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划痕,这粘稠的绿便立刻漫了上来。缝合刚刚敞开的心思,仿佛它们秘密的心语,只为乌篷船而开。

周庄的水绿而多,稠而亮,一条又一条,有的粗,有的细。粗的能容两条乌篷船并驾,细的仅容小舢板穿行,纵横交错,织成一张温润似玉的大网,把周庄拥在怀里。

水多桥就多,周庄的桥绝不千篇一律。有的是拱形的月亮,有的是十字的扁担,均为花岗岩而筑,看上去干净明朗结实,有一种让人想坐

上去听一听故事的感觉。石之坚硬,水之柔美,形成浑然天成的对比。这些石桥,或高或低,或弯或直,就是一支支天然的画笔,把周庄的水写得千娇百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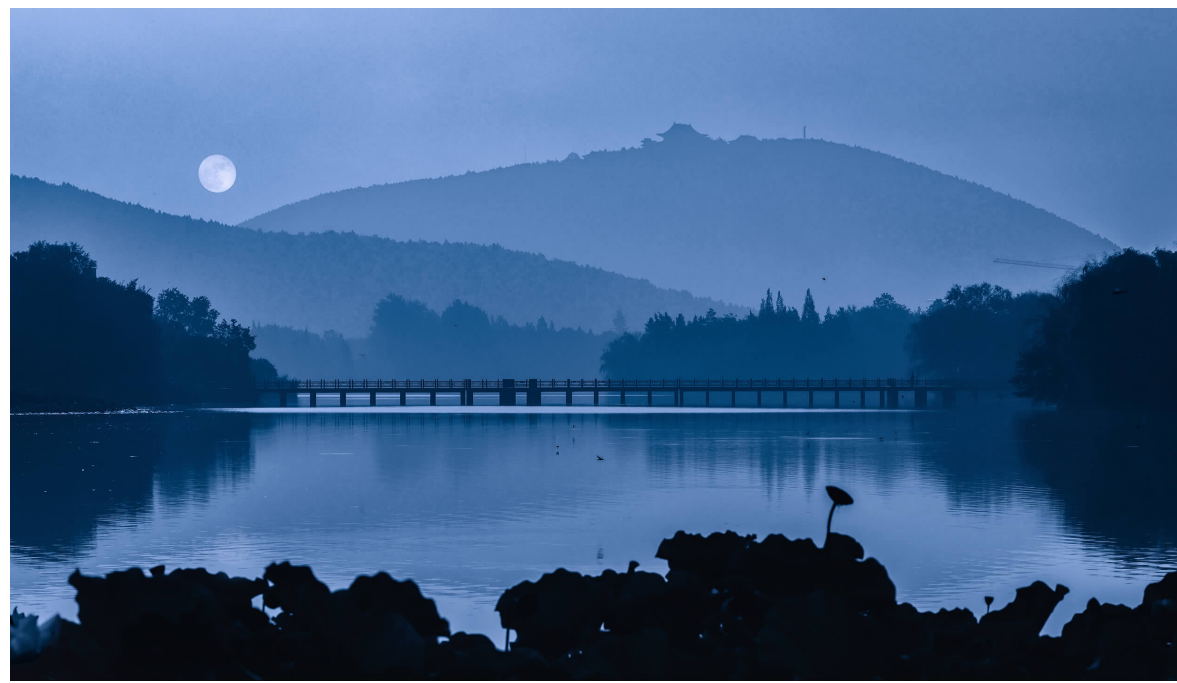
沿水而立的店铺和岸基也都是花岗岩砌成的,历经千年,完好如初。在一家靠水的咖啡馆歇脚,听店主讲,周庄早年是不通陆路的,出行全靠船,周庄的一砖一瓦,都是小小的橹船一桨一桨从太湖上摇啊摇,摇回来的。听了店主的讲述,我们对周庄更加肃然起敬。可以说,周庄是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的。

推开窗户往下看,一只只载着游客的橹船就行走在脚下,拥着一波波晶莹的水花,吻着岸边坚硬似铁的岩石,蹲坐在石上的水阁楼,如一位沧桑斑驳的老者,向旅人娓娓叙述周庄的过往。

在周庄行走,奇怪的是,从头至尾,几乎没有看到高大的房舍,多是一条又一条小胡同,窄的只容两三人并行,密如织网,交错成小巧而又别致的周庄。像浙江的西塘、乌镇、贵州的镇远,这些古镇的建筑,要比周庄高大阔气了许多,往往要大上整整一号。和它们相比,周庄就像是一个“袖珍版”的水乡集市,仿佛随时准备让你揣进口袋带着走。

后一沉思,恍然大悟,这也恰是周庄的精妙之处。与外界陆路不通、运输全靠舟行的艰辛历史,才造就了眼前这个小桥流水“袖珍版”的周庄,恰为我们铺开一页无遮无拦、视野广阔、让周庄的水日夜汪洋恣肆流淌,书写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大文章。

离开周庄,我们只带上喜爱的油纸伞,带上那一汪晶莹闪亮的周庄的水。



《明月映水》张成林摄

## 苏作成

初秋时节,故乡在一场降雨后,村庄、稻田、公路与远山的云雾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无比秀美的画卷。

初秋的美,美在它的秀丽雅致。初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景。它不像春天那样妩媚与妖娆,不像夏天那样绚烂与热烈,但也没有晚秋的那种清冷与凄寒,更没有冬天的那种凛冽与干燥。好像初秋拥有着更高的艺术素养。

初秋的美,美在它的宁静端庄。初秋即将迎来丰收,却并不浮躁。许多的果实尚在成熟,如孕育中的母

亲。高粱在一场霏霏秋雨后,更加红润和饱满。已弯下腰的水稻,结荚的大豆,藏好了金豆的玉米,正在成熟的红薯、花生……都能让人想到母亲宁静端庄的形象。

初秋的美,美在它的心怀憧憬。通过勤劳的播种,奋力的拼搏,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,然而,残酷的严冬却正在隆隆地碾压过来。面对危机,初秋让该成熟的作物加快成熟,同时积极准备让植物过冬的办法。面对草木凋零、万物萧瑟的状况,它却欣赏春天繁花似锦的美,它让桂树、秋菊开花,让许多植物长出新

## 初秋的美